

人世间

大舅哥的家事

李镇

怀念奶奶

刘涓

一个偶然的机，我刷到了一条公益广告：春节回家，洗手吃饭。剧情是新春佳节，窗外鞭炮声不断，家家户户张灯结彩。暖意融融的屋子里，做好了年夜饭的长辈，一边摆着碗筷，一边翘首期盼着从远方归来的孩子，待到他们进门，眼睛里充满了春天的暖意，嗔怪地说一句“洗手吃饭”。

在我的生命中，曾经也有这样一个人，她每天都按照我放学的时间点儿，提前做好我爱吃的饭菜，放在锅里。她佝偻着身子，一边摸着锅底的温度，一边看着时钟，嘴里喃喃咕咕地念叨着：“怎么还不回来呀？”

她就是我的奶奶，一位慈祥的、把我从小带大的老太太。那时，一进屋就闻到的饭菜香，是我记忆里最浓的烟火气和最暖心的爱。

从三岁开始，我就与奶奶一起睡觉，躺在奶奶的身边，摸着奶奶皱巴巴的手，很快就会沉沉地睡去。小时候，我们住在大马路的一个四合院里，屋子低矮又很狭小，但是有奶奶，我的童年便充满了欢乐。奶奶从不逼迫我做什么，她给我讲了很多为人处世的道理，小小年纪的我，表现得像个小小大人。

从上幼儿园到结婚前夕，我一直和奶奶住在一起。对我来说，虽然结婚是一件大喜事，但是一想到要离开奶奶，我的眼泪就好像断了线的珠子，扑簌簌地流下来。

奶奶为我的喜事忙活着，私下里也偷偷地抹眼泪，她实在是舍不得宝贝孙女离开。我理解奶奶，也舍不得离开奶奶。出嫁那天，出门时我一步三回头，从五楼到一楼，我感觉好像走了一个世纪……

结婚以后，我忙于工作和生活，加之有了自己的宝宝，回家看奶奶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每次回去，奶奶都像过年一样，欢天喜地地迎接我，把好吃好喝的端给我，离开时她将我送到门口，千叮咛万嘱咐：“有时间常回来看看奶奶。”虽然我满口答应着，但总是爽约，没有想到有一天奶奶会离我而去……

又是一年春来到，万物复苏，生机重现。奶奶，您在天堂还好吗？我真的好想您。想着想着，我禁不住泪如雨下。

年前，大舅哥的变化让我始料未及。他热情地、不厌其烦地邀请大姨姐和我们两家除夕中午到他家吃饭。

这种破天荒的盛情与慷慨，让我诚惶诚恐。

屈指算来，我与大舅哥相识也有二十二年头了，他这种大方的举动还是头一次。我狭隘地猜测，大舅哥的变化可能与他续弦有关。

岳父膝下三女一男，大舅哥排行老二。因为是家中唯一的男丁，他备受疼爱，姊妹们都潜移默化地习惯了他的这种尊贵和特殊。

岳母去世后，岳父年事已高，又不会做饭，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女儿家。通常只在腊月廿六七由内侄接回老家过年，正月初三就随我们返回，继续在女儿们家轮流住。这些年渐成规律。

其实，“住闺女家”是时下大多数有儿有女老人的常态。这种现象与孝顺有关，也无关，各家情况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不过，大多数老人住在女儿家，舒心、自由，女儿女婿照顾得周全、不闹心。

过世的妻嫂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婚后生活得一般。好不容易熬到丈夫退休，要享点清福的时候，她先是患肾病，做了右肾摘除手术，接着做了乳腺切除手术，最后又确诊为肺癌。

家里有病人，大舅哥手足无措，平日常里他三点一线，除了上班，就是回家，再就是侍弄山腰上的几亩果园，家里大事小情全凭老婆做主。

妻嫂患病，多亏内侄孝顺，担起了为母四处求医问药的责任，大部分费用也都是内侄掏腰包。虽然尽了心、费了力，但依然走不出“人财两空”的窠臼。

去年冬天，妻嫂离世，大舅哥一下子塌了天，最初的日子是借酒浇愁，以泪洗面，继而寻死觅活。每每遇到熟人必如祥林嫂般唠叨起妻子的千般好、万般情。

岳父爱子心切，看到儿子这个样子，心急如焚，毅然回到老家陪伴儿子。岳父白天不离大舅哥左右，好生照看，夜里两人睡在一个炕头上。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岳父还承担起为儿子煮饭的任务。要知道，和岳母一起生活的五十多年间，岳父从来没有下过厨房，最多是给锅灶添把柴火。岳母去世后，岳父也是因为不会做饭才到女儿们家生活的。此番为了儿子，舐犊情深的老人竟然开始学着做饭了。

看到兄弟整天哭哭啼啼，茶饭不香，大姨姐和妻子生怕他思念过度患上了抑郁症，每天不是发微信，就是打电话，反复规劝。

大舅哥从当地一家国营金矿退休，每月能领三千元左右的工资，在农村二婚市场是“香饽饽”。妻嫂刚烧“三七”，就有好心人找上门来，要给大舅哥介绍对象。女方是同村人，年轻时曾干过几年代课老师，识文断字，人长得还可以。彼此知根知底，大舅哥多少有点动心，但知道女方脾气有点急，加上又带了一个七岁的孙子，内心纠结不已。

内侄在城里打理着一家规模不小的机械加工厂，厂子里一大摊子事忙得他焦头烂额，不可能把大舅哥照顾得面面俱到。要说年轻人脑子就是活泛，他想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就以建分厂需要人看门、找别人又不放心的名义把大舅哥“哄骗”到了城里。

内侄给大舅哥单独租了楼房，将平日居家过日子所需的東西置办齐全。怕他孤独，隔三岔五还来给他做顿饭。父子二人一起喝点酒，聊聊天，宽宽心，倒也妥帖。

即便如此，大舅哥心情依旧郁闷。恰好此时，内侄厂里有个会察言观色的机灵人，向大舅哥说有一个女人丧夫多年，人不错，心眼好，和他挺般配。那人撺掇大舅哥好歹见个面，一向没有主张的大舅哥经不住媒人劝，和那个女人见了面。

大舅哥回家说，女方姓费，个头不高，身材微胖，不丑不俊，50岁，娘家是云南的。19岁时和到云南做生意的前夫认识后，不顾年龄相差20岁，毅然千里迢迢来到山东。她育有一子，已经成家，没有负担。

大舅哥和老费（大舅哥如此称呼对方）见了面，入了眼，走了心，双方相互留了联系方式，一来二去，互生情愫，坠入爱河。

没有繁文缛节的客套，也没有大操大办的复杂，相同经历的两个人情投意合，很快搬到一起居住，开始了新生活。

至此，大舅哥不再痛哭流涕了，渐渐地也不提心念的亡妻了。酒杯一举，也破涕为笑了。

秋后的一天，在内侄家吃饭。两杯酒下肚，勾起心中事，内侄眼圈通红对我说：“姑父，我真接受不了，这么短的时间，俺爸就把俺妈忘了？虽然说俺爸是个生活能力差的人，需要有人照顾，我也不反对他找，但我心里总是不得劲儿。俺爸和俺妈风风雨雨共同生活了四十年，四十年啊！”内侄把“四十年”三个字说得很重。

进了腊月门，老费将岳父接到家里，把岳父伺候得很精神，一日三餐调整得也很到位。

岳父打小就患有严重的肠胃炎，受凉了，或是吃东西不合适，就会闹肚子。由于这个痼疾，当年岳父报名参军没去成，一辈子没有走出大山。如今，他年逾九旬，病情加重，经常会因为腿脚不便跑不到厕所就拉到裤子里。老费不嫌脏、不嫌臭，帮他洗澡擦身子，把里里外外的衣服浆洗得干干净净。对此，岳父很欣慰，他高兴地逢人就夸，这个儿媳妇不错，我以前没享过这个福！

过了小年，老费和大舅哥商量，为了让老爹（老费对岳父的称呼）开心，今年大年三十中午把亲戚们都召集在一起，摆上两桌，一家人热热闹闹过个年。因此就出现了大舅哥发出一起过年的邀约、并一遍遍和我们沟通的情形。

大舅哥和老费的心意我们心领了。我们婉拒了他俩的好意，并建议他俩把双方的儿孙们叫到一起过个年。今年是两家合一家的第一年，他俩欣然接受了。

除夕那天午饭后，老费收拾妥当，将一家人吃饭的视频发给妻子看。看得出，老费那天心情很好，她沉醉在这份其乐融融的美好中。

老费还告诉我们，老爹给足了面子，他拿出自己钱来，不偏不倚给两边的重孙子重孙女一人一个大红包。

我没想到，一天学没上、大字不识一箩筐的老岳父情商还蛮高的。

“家人闲坐，灯火可亲。最好的爱，不过一日三餐。”

眼前的一切，是我们愿意看到的。

诗歌港

早春撷影(组诗)

于功义

雪融

冰肌玉骨的雪
白皑皑的容颜
伴着日日的消瘦
是止不住的泪

地下，一百张受泪的嘴
不停地
吮吸着

悄然间
种子萌出根与芽
草木花卉的蓓蕾
凸出了

那簇簇花骨朵儿，片片绿芽儿
晨光下，覆着雪融的娇嫩润泽
与亮闪闪光灿灿的羞怯

迎春花

在大雪未掩住地表的缝隙里
喜鹊落下了
喙似钩，敲击着冻土
寻觅着什么

喜鹊飞走了，麻雀又来了
鸟雀的蹦跳中
啄破的地表愈来愈大

留意未留意间，迎春花
在一啄一啄间
绽放了

苦菜

苦菜，吐出人见人喜的芽尖
向阳的堰坡地边
麦地的田埂畦垄
处处可见绿绿的娇柔身影

正是趁雪融
赶早春的时节
俺是赴麦苗诚挚之约
倾听她蕴藉了一冬的情
——苦菜说

田家

何时桃花粉红梨花雪白
槐花香弥漫这山那坡
田家掐着手指数计春令的农活

犁铧已擦抹得锃亮闪光
锹锄锄镰一应农具已备全完善
种子化肥农药诸事亦稳妥

只待一场春风化雨
土地解冻河冰消融
方现大田里擂鼓般的热烈

按捺不住的种子胚根
瞅着身旁曲伸着肢体
急于出土的蚯蚓和青蛙

最等不得的人心
正与节令拨打着视频通话
大寒时便联通了